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全錄

三朝法傳錄小引

或有問于拭者曰法傳之
作也子以史自命乎拭曰
何敢言史也史亦何易言
也昔陳文憲修國史意甚

銳奏已請旨時焦弱侯先
生分修經藉志大內有藏
書請文憲奏付史館卒以
築道不成拭何敢言史唐
鄭惟忠問劉知幾自古文

士多史才少曰史有三長
才學識世罕兼之有學無
才是愚賈操金而貨殖也
有才無學是巧匠持斤而
乏榱楠也拭又何敢言史

韓昌黎云凡作史者不有
人禍必有天刑柳州歷
引古以折其非然昌黎言
亦自有見拭又何敢言史
明興禮樂文章遠過前代

而史獨廢闕僅有實錄于
臣下事不甚詳載矧史宸
一入非國家有大鼎革不
得坐視而區區韋布於朝
章國故曾不經目經目者

不必究心又安所藉手以
成則史何容易言也第見
三朝以來甲乙是非靡有
定論更無他紀以識其實
惟是兩朝從信與夫十六

朝廣彙而已皆緝綴邸報
牘衍篇長曾無制作之法
較之陳東莞通紀不迨遠
甚拭是以旁搜家乘野史
以資漁獵并叅互而考訂

焉不但神祖朝征倭征

播征哮挺擊妖書楚宗諸

大事光熹二廟發內

帑釋纍囚軫念邊關連捷

寧錦鼎建大工諸大事記

之必悉忠臣念國本而忘
其身家義士叱權奸而寒
其肝膽豪傑甘九死而取
義舍生靡不羅網以點綴
雍熙之盛至兵農錢穀士

馬登耗之數司徒司空太僕會計盈縮之額水利屯田河渠海運北虜島夷奴酋番域處置之宜苟可集衆腋以爲裘願期鑄九金

而作鼎述而不作使異日
修史者便討論云爾若執
以爲史試想天子命之宰
執主之一時文學侍從分
曹載筆卒以中道而廢裁

何人斯而敢邀就緒之名
耶更想崔浩謗魏生則族
誅沈約謗宋死猶截舌言
念及此凜凜刑禍之是懼
矣况豎儒自括帖外鮮所

涉獵奚能考屢朝之典故
窵四方之利病而嚶嚶言
史也陳壽短諸葛之略魏
收減爾朱之惡使人不平
徒生唾棄矣故曰何敢言

史也史亦未易言也朱紫
陽論左傳許其詳于事而
不與其理蘇子由春秋集
解從赴告而不與公穀之
揣摩拭卽事論事無所揣

摩其書獲附通紀之後陳
法而傳之斯厚幸矣

崇禎癸卯困敦之歲音北
夾鍾之月西湖逸民高汝
棡敬書於翠紅精室

神宗迄徽宗三朝續紀

神宗顯皇帝

第一卷

癸酉萬曆元年至戊寅六年

第二卷

己卯萬曆七年至癸未十一年

第三卷

甲申萬曆十二年至己丑十七年

第四卷

庚寅萬曆十八年至甲午二十二年

第五卷

乙未萬曆二十三年至辛丑二十九年

第六卷

壬寅萬曆三十年至戊申三十六年

第七卷

己酉萬曆三十七年至壬子四十年

第八卷

癸丑萬曆四十一年至戊午四十六年

第九卷

己未萬曆四十七年至庚申泰昌元年。

熹宗哲皇帝

第十卷

辛酉天啓元年至壬戌二年二月

第十一卷

壬戌天啓二年三月至癸亥三年三月

第十二卷

癸亥天啓三年四月至甲子四年四月

第十三卷

甲子天啓四年五月至乙丑五年二月

第十四卷

乙丑五年三月至本年十二月

第十五卷

丙寅六年至本年八月

第十六卷

丙寅六年九月至丁卯八月

以上三朝計十卷

洪武以下共十五朝共計五十卷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全錄卷之一

聖湖

高汝斌輯

同郡

吳思穆

闕

西湖

蔣御龍叅

張錫徽

正

神宗顯皇帝紀

帝莊皇帝長子李貴妃所生年十歲
宗廟即皇帝位。在位四十八年庚申七

月二十一日崩壽五十七上徽號曰純天合道哲肅
敬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顯皇帝廟號神宗葬慶陵

癸酉萬曆元年正月

上諭內閣初七日開日宜起日

湯之日新
成王之清

講經筵令禮部具儀

高汝斌曰舊例講經必於元宵節假後二十
一日始開今初七即起聖心睿學如此

上御平臺召大學士張居正面諭曰父王昔在御日嘗

一聆德音謂先生忠而高拱邪先生幸自愛悉心見輔

謂高拱邪
者為保之
指也

皇明法傳錄三朝卷一顯皇帝

張山江有
千秋金鑑
張江陵有
帝鑑圖二
張進德先
家親美

因賜居正金幣。居正頓首泣謝。謂今國家要務。惟在遵
守祖宗舊制。不必紛紛更改。至于講學親賢愛民節
用。又君道所先。乞聖明留意。上嘉納之。

高汝拭曰。居正既柄國。慨然以天下爲己任。中外想
望。素來共爲政。大約導主權謀吏實。故嘗言高帝真
得聖之威者也。世宗能識其意。是以高野法宮之
中。朝委素而不亂。今上世宗孫也。奈何不法祖。其
紹草請于上。召羣臣
廷勅之詔下。有。箴。惕。然。

輔臣張居正進帝鑑圖說。上覽畢。因命宣付史館。賜居
正等銀幣。時聖齡時方十齡。見捧圖冊進。喜動顏色。
遽起立。目左右展冊。居正從旁指陳大義。上應如響。他
日。上御文華講畢。覽至漢文帝勞軍細柳事。居正因

聖主天縱
聰明

生母恩

言 皇上當留意武備。今天下有識者皆曰：我祖宗
刀尖上掙來的天下，却被今日筆尖兒壞了。故俗語說
文官把筆安天下，武將持刀定太平。上聽言點頭稱
頌。及退，謂左右曰：適張先生所言，文官把筆二句，蓋謂
治國常用文也。要用武，張先生是文官，却不護短。欲朕
保護武將，此真是公忠報國之臣。嘆賞者久之。

是圖自堯舜以來，善可爲法者，八十一事，惡可爲戒
者，三十六事，善爲陽，爲吉，故用九，惡爲陰，爲凶，故用
六。每一事各用一圖，爲之直解，以取古人爲鑑之義云。

上召輔臣面諭，飲于生母。皇貴妃、尊號多加二字，若
正不敢違，下謙尊。皇后曰：仁聖皇太后、皇貴妃、日

慈聖皇太后

高汝栻曰前代人主嗣位有太后者生母止稱皇太妃我朝自孝肅來始並稱太后惟嫡母加上徽號二字茲上冲年卽位議加兩宮尊號蓋欲尊慈寧也既諭之明日居正于東閣會揖時謂禮部曰故事中官當加二字既同爲太后多二字何妨時侍臣王希烈署禮策卽應曰諾于是兩宮並尊慈寧卽不加多亦不減一字矣愚因是想是時皇上冲聖虛心以聽輔臣首力爭一言引古曲當亦無難處者乃迎合內旨使祖宗舊法一旦更變議者慨之嘉靖初年大體之議至于發言盈庭死者接踵而此日兩宮之禮無一人片語可見士氣人心日

以委靡事者不急所聞則甚大矣

輔臣張居正請上御日講三日一出視朝每日講讀

畢進爰閣少憩司禮監持各衙門章奏進上上覽有所咨問卽召閣臣將本內事情一一敷奏覽本後正字

天官楊清
曰此事關
保重六若
果爲之

官造字畢再進午膳。講通鑑節要將前代興亡事述明。
白講畢還官。○異國公沐朝弼數犯法遣緹騎逮至京。
廷鞠之。貸之死。錮之南京。○上山乾清宮。遇無賴男子。
假裝內使。趨走張皇。左右執之。問其名曰王大臣。問自
何來。曰自戚總兵來時關中票旨。着東廠鞠問。且囑曰。
茲後禁勿復言戚總兵。此自有作用。益逢馮保意也。保
以前事恨高拱。獲此因置雙劍于其所被。欲使誣攀拱。
使入內行刺。以圖不軌耳。臣既下獄。隨有幸僮者。與朝
夕同處。供其男女飲食之欲。備極款厚。因教之曰。但稱
自高閣老所來。欲行刺帝及殿審臣。更誣服如所教者。

大臣人人
自稱此言
最有理

誰謂天道
甚明也
白一清公
道前在典
義士

良心尚在

然間以拱之狀貌。居止城廓。所對皆非。故刑科知其寃。請送法司審問。保恐事泄。踰日乃令錦衣衛朱希孝等會審。是日方晴。猝忽風沙大作。黑霧四塞。兩電不止。衆皆駭。俱理刑官白一清厲聲曰。天意若此。可不畏乎。高拱顧命元老。此事本無影響。強以誣之。他日能免誅夷之禍耶。舊例。厥衛同事。必先加刑。于是將王大臣夾責。大臣揚言。當初原說與我官做。永保富貴。我何曾認得高閣老。如何強我。希孝等惧。遂罷審。都御史等守禮吏部尚書楊博力解。居正亦念非輕微。誠保保稍解。二月送大臣于法司。已中壽。啞不能言。乃反其辭。坐其人以

闕入官門律起弃市

王大臣浙江人以饋奴，淫蕩入都，與小監，壓竊其解，闕入禁門，實非高拱所使也。是時緹騎已環高之門矣。高大恐，欲自決，乃問諸第，迫其僕，遂止。高汝杖曰：「新鄭既爲居正所逐，罷歸里中，又有此事，益鬱鬱不自安。」一日，遣一人入京，取郎中器具。居正召僕，問其起居。僕流涕曰：「主病困，又經大驚，幾不自存。居正爲之下泣，以玉帶、器幣、雜物，可直千金者，使僕賫以遺之。」及家，有居正所書客過訪，乃其門人也。拱誦之曰：「幸煩寄語大岳，一生相厚，無可仰托。只求爲于荆土市一奇具，庶得佳者。」蓋示以無起用之志也。遂得安然無恙。

以葛守禮爲都察院左都御史。隆慶中，守禮爲工部尚書。高拱去國，附徐階者，就上疏以媚徐。守禮獨否。左右侍郎一爲桂林徐養正，過拱之同年，一爲扶溝劉自強。

此老是有
持統不隨
人起倒可
稱正氣名
堂

通拱之鄉里皆請葛上疏葛終不肯曰人之所見不同
有者自有無者自無何可強乎徐劉不得已乃爲白頭
疏上之已而守禮罷歸養正遷南京工部尚書去後二
年高拱復相感守禮之誼四召用之時劉自強爲刑部
尚書高拱從容語曰當時公等作白頭疏時一何忍也
劉曰此時若無此疏今日安得在此拱曰葛老先生尙
在此耶劉爲赧然守禮廉直人也拱第以舊恩用之終
不附麗拱亦少陳其過王大臣事守禮又極爲宛轉以
是○不○及○于○禍○交○道○始○終○如○舊○者○世○不○幾○見○出○筆○應○

于文定公曰守禮素性不好觀戲掌臺時嘗上疏禁
之長安中有滑用者惟對舊不敢作戲慶幸未東省

迎新郎者。故事。皆當有戲。御史以糾劾之。不敢自公。
時。齊南相君在座。御史對相君。請問其。相君曰。是某言也。葛曰。公亦不宜有此言。吾所題。內
閣所票。奈何。自相矛盾。相君不能應。遂揮伎樂。以出。
二月。奪御史鍾繼英俸半年。繼英上疏。暗指大臣事。而
不明言。江陵不敢深罪。止奪俸。尋以他事謫。○嶺東平
提聞。賞賜督撫殷茂正等有差。時嶺東有巢曰。洋烏。彈
馬公等。寨在惠州。叢山深菁。延袤八百餘里。賊伍端等
嘯聚于中。蠶食東路至。穆宗時。復有藍一清等。益爲
巢傑。與其黨。斬元爵。踞盤牙四十八巢。晝夜以殺人爲
戲樂。或剖孕婦。或剖嬰兒。使母燃火烹子。使子立觀。殺
父。慘酷萬狀。自隆慶初。以至此。所虜殺村落男婦。以萬

情形已
被力主動

殷公有功
于劉東

萬計其黨曾延鳳等遣子入學馬祖昌等各面縛歸降
皆詐也督撫殷正茂曰往歲舉兵虛往實歸徒名殺賊
耳不大舉將爲東南憂且此屬皆閩粵人非若強胡不
可化誨既稱聽撫而猶擁衆如故何也乃召諸軍大會
并徵左右江土兵以密謀顧養謙吳一介陳奎爲監軍
分三道入自冬至春大戰數十諸將佐暨丞尉皆效命
直前協其衆俘斬萬二千有奇搜捕山岩溪洞無一得
脫嶺南北郡縣始得寧帖正茂復督諸將張元勳等逐
海賊諸良賈等于海崖亦傾其衆云

聖九思曰嶺東事多成自廉今丞尉及太學明經信
不文事者必有武備也漢高帝曰追復戰者將也

月下對安

鄭道玄

頤之教養

之亡者

謝也

1-800-368-5868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補腎金全

特賣老人

一四九

吳小韻也

西之亞

失失

三

發蹤指示徽虞者，人也不謂善
論功乎。卒云：且盡弓藏，何哉？

命兵部侍郎汪道昆、邊總兵李成梁請展禁寬奠等。

六堡其地北界王果東隣兀堂去潯陽三百里方修築

十公口寬奠堡兀堂十數箇環跪願質子所在易鹽布

張學顏疏請聽市自是開原而南撫順清河懷陽寬奠

能有市。諸夷亦利互易。頗遵約束。無敢跳梁。當是時。東

夷目撫順開原而北。屬海西者。王台制之。自清河而南。

低鴨綠江屬建州者。兀堂制之。○大學士高儀予告回

籍以呂調陽爲文淵閣大學士、調陽與居正行俱而年

差長秩尚卑，以居正引，得枚卜，然內不甚附，居正事每

三集卷一

六

獨斷亦不咨訪一日遽入居正取調陽所條旨皆更定
曰如此何以示遠近部院由此益輕調陽且結其鄉人
親厚者呂惟仰屋嘆而已○日講畢上御文華殿後
御書大字賜輔臣六卿及講官各一箋上留心翰墨
親書學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經大法十二字懸之文華
殿矣至是復書宅揆保衡四字賜居正同心夾輔四字
賜調陽正已率物等字賜六卿講官丁士美等責難陳
善各一皆泥金箋也他日又賜居正弼予一人永保天
命爾惟鞠謀戎作塩梅及貫日精忠又欲爲居正書大
岳二字居正頓首謝曰主臣不敢上題已

中官亦知
大信宰相
可憐債耶

千古英明
得于冲年
尤難

六月翰林院吏令中有白燕一雙獻之內閣閣中有嘉
蓮蚤開輔臣等恭獻上溫旨褒答已而出白燕還之
馮保曰主上冲年不可以異物啓其玩好及見居正
云白燕相公所獻耶此非宰相事不聞越裳之雉乎因
遂止○十月內使携金茶壺出禁門詔笞三十穆廟
恭妃遣內使以金壺遺其私家爲門者所奏上曰此
器雖妃所有然先帝賜器不當闕出笞其使而易以百
金遣妃曰妃家貧以此給之其英明如此○輔臣張居
正柄政上眷顧殊絕每日御講筵講臣出就直廬居正
以侍書入在文華殿後東偏張小幄造膝密語上有

所欲言正字卽走出殿門言止乃入。

內殿之嚴
異日養疾
聖德皆慈
聖之力也

中府江使

一日居正在這處感病。上御暖閣親調椒湯賜之。其涼脂隆冬進講以種一片鋪丹地恐居正立處寒也。其隆重如此。○史官曰人主年少未能專決大政大臣不宜受之重爵如漢武帝命詔封金日磾日磾以昭帝年少不受封其後病困大將軍乃自封之日磾有大臣之義矣。今上十齡踐祚未親大政居正遽遷中州倏忽自貴忘至隆重何其識不如亡虜也。慈聖內教極嚴。上或宮中不讀書卽召使長聽面數之當視朝日五更至寢所呼曰皇帝起卽命左右掖坐亟取水爲上沃面。聖之登車以出。○茶城河湫脩建境山開并設房村之堤岸導河自安東縣至金城五港入海。○府江蠻作亂布政司楊成于昭平馬江之界

續世宗朝
事考四編
續神宗朝
事考四編
續宣宗朝
事考四編
續光宗朝
事考四編

立一新界、割富川、賀縣之地、隸之、益以堡兵、設守備官、東則水涯、西則僊廼、各立土司、屯兵耕牧、遙相應制、且撫且勦、凡十月而盜息、

甲戌萬曆二年正月、輔臣張居正進講、編定大學一本、虞書一本、通鑑四本進呈、○詔起詹事府掌府事、張四維充世廟實錄副總裁、肅皇帝在位久、章牘浩煩、諸司掌故、皆闕軼、四維極意蒐討、犁然具備、江陵稱服、出已所編初記、盡屬筆削云、

二月、吏部尚書楊漣罷、以南京工部尚書張瀚代之、時廷推都御史、葛守禮、工部尚書、朱衡、而瀚資淺、最後衡

以官保當熟自顧驕于公卿間然居正恐其有才難制
至守禮又惡其慙直明日上御講筵召居正問曰所
推葛守禮非年老者耶居正對曰是上曰置之張瀚
何如對曰疎遠之臣用之不敢負國上曰善竟用瀚

三月詔發帑金若干橋涿之胡良渡又命建玉女祠
○工部尙書朱衡罷以郭賓代之

是時出帑二千令衡脩建衡爭之內中不悅太后又
嘗爲武清治第費以數萬衡復按故事多所裁抑太
后頗相銜焉保又言衡多
門下客能撓內權故罷之

上御經筵講及秦始皇銷兵事顧諭講官曰可笑秦始皇
皇甚愚不善做皇帝何用銷兵彼木根豈不能使人耶

聖人一
勝他人
萬言人
定
二句何
能舍廣
大

平都

輔臣張居正進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上
日人定。真能勝天也。○輔臣進 皇陵碑。

上覽畢。謂居正曰。朕覽先生所進 皇陵碑讀之。數過
不覺感痛。時欲墮淚。居正曰。聖祖當年苦楚。蓋以天
心爲心。故能創造洪業。傳之 皇上。以 聖祖之心爲
心。乃能永保洪業。上愴然曰。朕敢不勉行法祖。然凡
事尙賴先生輔導。○以右僉都御史曾省吾。巡撫四川。
伐西南都蠻平之。都蠻古瀘戎也。剽掠叙瀘六縣。燔
燒暴逞。烽烟直警于蜀郊。上詔曾省吾往。省吾口蠻
據九絲。怙天險。而以都寨爲右。翌凌霄爲前障。自謂難

胸中有成
見於能成
功

宣齊

古云將相
相成誠云

拔然兵法有攻瑕者。乘其易。因堅者奪其援。誠先取渡
霄。繼取都寨。勢如拉朽。以劉顯為總兵。先進。郭成副之。
廼繼焉。顯募死士。後間道搃其虛。遂破渡霄。再破都寨。
直逼九絲。適積雨阻攻。奮亦恃險守死。會九日。奮賽奮。
故重賽。羣聚飲。大醉。顯率勁兵。以夜半銜枚攀援。緝傳。
危礮斬關。直入斬首。畧盡。都奮遂平。獻俘四千六百有
奇。獲酋王三十六。拓地四百里。得函牛寶鼎諸葛銅鼓。
淳于髮器以進上。因肆類謹祀。告武成焉。劉顯東髮。
與奮戰著名。奮人言顯輒震懼。先是言官以閩事論顯。
罪且不貸。居正曰。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倘蜀事不效。當

溪然序
之外

并聞事迫治之。于是言者意解。而顯竟以平素自故。○
以吳嶽爲南京吏部尚書。嶽清操絕代。嘉靖末年。爲真
定巡撫。見嚴嵩害焰。卽移疾自罷。屏居南旺湖上。茅屋
數間。薄田一二頃。僅供衣食。日惟默坐一室。閱禪經數
卷。客有過者。亦時或出。或留食。飲食不過脯菜三四品。
然不謁客。有時遊行。惟跨一驢。或諷其矯。嶽曰。吾罷吏
家居。從來不用邑中夫役。欲覓輿夫。力又不能。老不能
騎馬。故跨一驢。取其簡便。實不矯也。及嘉靖乙丑。嚴嵩
罷。徐階當國。收羅海內名望。乃起爲御史中丞。報者以
檄至。僕入白狀。嶽方趺坐。行氣未已。僕白一二語。僮首

不答。僕不敢言。出侯門外。可炷香頃。乃下牀。索檟觀之。
○不更視已。而親友從吏。乃出就徵。至是積爲南吏部
尚書。士論翕然。以爲得人。

二月會試。以武英殿大學士呂調陽。吏部侍郎王希烈。
充主試官。取孫鑣等三百五十名。

三月廷試。賜進士孫繼皋、俞慶麟、王應選等及第。出身
有差。○上御文華殿講讀。忽問及建文皇帝人言當
日逃逸。果有此事否。輔臣張居正對曰。此事國史不載。
但故老相傳。當時靖難師入城。帝削髮被緇。從間道
出。後雲遊四方。人無知者。正統間。忽於雲南對壁。上

趙詩有流落江湖四十秋等句。一御史覺其異召而問之。乃知爲建文帝也。御史以聞。遂驛召來京。入內驗之。良是。是時年已八九十矣。後莫知所終。上因命居正誦其詩全文。慨然興嘆。又命繕寫以進。○總督河道王宗沐疏薦山東副使潘允端。移駐淮上。專理漕儲。允之。允端言漕政所以敝。由有司交兌後時。而領運者多怠事。比入河。河水暴漲。數敗舟。而北土早寒。冰易合。舟不能達。令京儲日益虛。非計也。則以期會督有司。而部勒諸官軍。以二月至淮。五月入關。八月並達天津。又以運軍過江。領兌多不以時。乃定議給直。永免民運。瓜儀之

果于瓜州建閘以避江濤。令白糧民船尾梢舫而北。則
興舉利便無過此者。至海運。運自淮入海。歷膠萊至直
沽。雖道路險遠。風濤叵測。而海運通。則河不爲梗。可以
佐漕之窮。上是之。允端決策深計。備示方畧。仍躬歷
要害。激厲將士。以差次行賞。衆皆感奮。凡爲艘三百餘
。運糧十有二萬石。不一月而至天津。後遷去。遂格不行。
○御史邵永春劾張四維。王崇古。監鹽長蘆。相與擅一
方之利。橫暴不可制。疏留中。○上命吏部。都察院。吏科。
河南道等。掌印官。引天下廉能官員。赴會極門。面加獎
賞。○廷議欲毀英明閣。戶科給事李戴奏言。先帝建閣。

習能健達
見子馬河
奎南長父
曰吉囊

地御屏

有深意。三年無改人子至情。知未大祥。事遂寢。○南京
戶部尚書畢鏞奏言中。都高皇帝豐沛足食無策。非
根深固蒂之道。因革之大者。有六事。曰清坐。汰廢徵解。
杜預支。禁虛耗。明給發。慎官守。下部謀。○時俺達既封。
吉能亦脩貢。受約束。因貢爲市。中國以授布官物。易虜
馬。虜亦利漢財物。交易不絕。胡越一家。東自海冶。西盡
甘州。延袤五千餘里。無烽火警近。**遼水陸屯田**。悉墾治。
如內地。所省糧儲歲數十萬石。于是召王崇古入。協理
京營戎政。而以方逢時代之。○輔臣張居正率吏部尚
書張瀚。兵部尚書譚綸奏。上御屏。

此與聖退
之誠佛骨
同功

免知一語
其言雖未
必然然亦
可破俗

其房中三扇繪天下疆域之圖左六扇列文官服名
右六扇列武官職名用浮帖以便更換上命設千文
華殿後
省覽

八月工科給事中湯國衡奏言白蓮社會國有大禁今
縣官先自犯之胡以令民事下所司

時權瑞惠左道欲引遊僧入朝定謀浮圖爲萬壽焚
修地台省相祀莫敢於國衡稟上工部因持之事遂寢
穆考廟太廟輔臣議禮祈廟新王當從左門入從之時
輔臣以高廟在上當從左入或亦問于禮部侍郎汪
鏜鏜曰故事當從中門輔臣曰安知故事不謬第從左
門入不必議汪遂俯從疏上遂允○上御講畢語輔臣
曰昨日禁中花盛開侍母后賞晏甚歡蓋指慈寧也星

正奏曰。仁聖太后處多時寂寞。惟上念之。上起。

還宮以白。慈聖。卽自駕往迎。仁聖過大內賞花。傳

應歡晏而罷。

上初卽位。宮中內晏。仁聖上座。慈聖猶在閣中。不敢同坐。其後稍久。迺並坐。云。國家法極嚴。上請兩官朝。皆設席坐前。越於叩頭。跪而受茶。迄不敢坐。卽侍內晏上座。上坐東閣。中官坐內閣。每一奏酒。上自執爵。中官持樽。長跪而獻。仍各退入東西閣。再奏又出。以至九奏。儀兩官起。上與中官仍跪。請駕。已乃設小座于閣內。兩宮。帝后同坐。行斟。無筵。始爲家人禮。蓋大晏。帝后不坐也。官中內晏。謂之上座。先朝有奏書。晏有致語。皆詞林撰進。

十月吏部侍郎陶大臨卒。贈禮部尙書。謚文僊。

大臨會稽人。貌不勝衣。而識沉守介。爲講官。諄諄以正心室欲。敬天法祖爲言。在吏部。參決大計。頗決竊。

多得賞持已實畏尤
嚴取卡士論賢之

穆宗皇帝實錄成

十一月遼東大捷初東虜見僚答已得放而獨已土壘
連犯亥請封不許故驕踞耻言脩貢事隆慶五年寇連
山驛又寇盤六年寇長勝堡萬曆元年犯鎮西堡邊
外秋寇鏤嶺又寇鎮寧因命大築亭障修烽火爲備甚
具虜入犯輒大創去茲糾建州屬夷寇清河逆酋王杲
誘殺我裨將裴承祖等督撫張學顏與總兵李成梁鼓
行而前乘勝直搗紅力寨斬首計千餘獲牲畜無算捷
聞諭功行賞有差○以禮部尙書張四維入東閣預機

此有果報
從之抑
上御
居正能
欲屬其
矣

希忠以太
師位元公
希孝位太
師位貴
兩太師恭
謹前長太
傳釋達有
文此能以

密政務故事入閣者。上曰。同某人等。詳事至是。直曰。隨着元輔。居正辦事。欲夷之。僚屬也。四維恂恂若屬吏矣。

首輔公曰。四維之父。賈誼。長賈。累世數百萬。而王崇古其甥也。塩在海東。相與擅一方之利。是時邵永春惡其橫。上廉察之。詔勿論。四維意不懌。欲引疾請告。然家富于財。而歲時恭候。居正不絕。正悅之。故有命上御講筵。請帝鑑圖說至宋。仁宗不喜珠飾事。謂輔臣曰。國君好尚。不當在寶玩。而當在賢臣。珠玉之類。餽不可食。寒不可衣。要他何用。又曰。官中婦女。只好裝飾。朕于歲時賞賜。每每節省。官人皆言用得爺爺多少。朕百庫中所積幾何。汝等要他何用。○成國公朱希忠卒。

功名終業
烈之效也

不畏刑獄

法之是守

也

皇明法傳金
其弟希孝例請贈王事下部議部郎陳有年執爭竟傳
中旨准照寧陽王張懋例追贈定襄王希孝貴用事
居正馮保倚爲腹心王篆攝部密承居正旨竟欲王矣
驗封司郎中陳有年疏曰令甲非有奇功異能不得越
請希忠雖扈從不過人臣僅僅職事何奇異可絕而越
請者非法遂請者不職臣終不敢溺職徇非法篆欲削
贈因爭不可卒以原疏上居正不悅意旨從中出有年
卽日乞病歸

高汝栻曰令甲非有軍功不王規定王希惟中山一
人張氏三王河間清難祥符平交陞又死上木基一
愆也朱氏三王東平靖難平陰戰死其一希忠也後
四王皆與令甲合惟寧陽在正德中以射獵獲與

松寧等罪武肅欲封之軍者蒲朝遠不見聽然後假平昔之功不爲無名至于余忠直以誠謹有餘爲三朝元老遂欲異典非法甚矣當時內而馮保外而武清腐之左右居正居間左提右挈其中有說世莫得言

之矣。

廣西懷遠縣猺峒苗叛副使沈子木率府江戍兵討之連破七十餘砦斬首三千級僇其酋募府上功賜白金文綺以賞之縣居故無城廓有馬令者奮欲城之諸猺恐遂殺令以叛子木往討時兵已及瓜皆散去賊甚張子木駐節融縣潛約府江戍卒扼其衝尋設方畧倡勇敢之士鼓行而前遂大破之

十二日左都御史葛守禮卒贈太子太保謚端肅

河衛之不
所正教之
難維久矣
然以私營
大以私營
公河故遂
之淫由于
戰國專利
之士宋漢
之官傷哉
甚且之矣

中程山東德平人素直淡素不爲清榮立朝稱引國
事當否徐以數言析羣議屹然中立不隨人俯仰蒞
衆如獨設言如行
有古大臣風焉

南京兵部尚書劉應節因漕河梗塞輓輸不繼請濬膠
萊河上允行○以陝西參議李學禮補山東參議協
理膠河工程上疏曰嘉靖中副使王獻按元故績鑿馬
家壕通淮船建開渠以時蓄洩導張魯白現諸河助之
功垂成而以陞任未究今商船淮安由新渠經安東鹽
山以達麻灣麻灣新河南口也昌邑由海滄直沽達天
津入會通路河海滄新河北口也按廣輿圖及新河議
畧麻灣至海滄則三百三十餘里非若滄海千里迂迴

故河者天
庭之大中
國之經濟
系賴以已
邦虞之也

也。下接三河。上接三山。海潮出入。其勢自然。非若引汶
絕濟。強決細流。以諸水也。自元迄今。岸不崩。沙不淤。父
老傳爲銅。幫鐵底。因勢疏濬。一勞永逸。非若黃河衝突。
迂徙不常也。但以馬家壕底石。與分水嶺間隔耳。馬家
壕已成渠。功十七分。水嶺地勢雖高。亦有河形。當深濬
者三十餘里。量濬者一百五十里。潮所及處。脩岸立閘。
可耳。夫難開石工。旣成。則易濬土工。宜舉我朝初浚
會通河。積素年之勞動數十萬之衆。經數百里之遠。深
惟國家急務。建大工。不計小費。况事倍功半。安可棄之
要而言之。有三利焉。不犯大洋風濤之險。千艘徑達南

原管慨天
半方薦嘉
玉以經河
神而在下
之巨師國
以行其寶
貴之術則
天成金功
之橋樑焉
繼功之國
坎天甚矣
故曰難在
任事之人

北要道。諸羣悉從此轉輸。其不便海者。沂會通河以入。
則清河歲運可分。卽一路塞。而他路自如。利一也。登萊
斥鹵。田卒汙萊。民困數逋其課。通運道。則商賈懋。廷隣
集仰流。天下大濬。資生多方。地日墾。藝利二也。漕卒無
事。講習水戰。可以禦倭。制遼海。利三也。天下事無不可
爲。難在任事之人。夫王獻非前事之師耶。疏上報可。此
膠故元所開運道。曰新河。學禮爲州守時。相度經費。以
其策干當路。稍傳之朝。宰臣奇其策。毅然必行。故從陝
西調之山東。以佐司空。事及將有緒。而忌者機之。寢不
行。○輔臣張居正進郊禮圖考。爲書三冊。首叙分合沿

華之內。次具境域陳設規制圖。次列儀注樂章等項。
上命留覽發答。

乙亥萬曆三年正月。編脩張位請申飭史職。一議參
責成。一議史臣侍直。一議纂集章奏。一議紀錄體例。一
詳開設館局。一議謄錄掌管。一議補記記。上允從。

西域獻千里馬。養之邸中。禮部以部檄却之。

千里馬。通天方國所獻青驄色。鹿頭鵠頸耳如竹葉。
不甚肥大。而神駿權奇。意態閑逸。步之增塊。與衆不
風。一騁竟日千里。

高汝欽曰。遠人慕義。從萬里獻馬。優使持去。以爲
朝廷惜。償馬之費。意必快快。不如以詔旨却之。而償
其道里之費。與所獻異相。當不則受之以付先選焉。
候騎可以示西域。不貴其馬。以抒其心。又于朝廷
之體無損。而事亦兩益云。

尙標之不
與官事之
系也

武清伯李偉請假自造墳塋事下部工部尚書郭賓提
世廟章 聖皇太后母家玉田伯蔣翰例擬折銀二萬
兩 上嫌其薄部力持遂如初議

陳仁壽曰皇上孝事聖母爲所外家之心從優議
處固無不可但孝在無違而必事之以禮惡嫌無窮
而必裁之以義貴戚之家不患不富患不知節制而
循禮官乃可久越分之恩踰涯之請豈所以自保其
五月遼東巡撫張學顏報稱達賊二十餘萬謀犯遼東
前哨已到寧前請兵請餉急于星火 上謂輔臣曰虜
寇猖獗深以爲憂輔臣張居正對曰暑月非虜騎在遼
之時料無大事請寬聖懷旣而薊鎮總兵官戚繼光備
稱諸酋久已解散時下正謀撤兵兵部復遣人于宣府

探西虜、背犯都動靜，則本酋一向在巢住牧，未嘗東行。遼東所報，皆屬夷誑，絕無影響云。

吳楨曰：兵家之要，知彼知已。審虛實而後可，風得敵可。以取勝。今無端聽一訛傳之言，遽爾倉皇失度，則彼已虛實茫然不知，其與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何異？故不以虜之來不來爲憂事，而以進退臣之不知，爲慮也。

戶科右給事林景暘上聖德十二箴 上嘉納

兵科都給事中裴應章奏虜勢方張，長昂諸酋數次犯，制取緩急，宜中機宜，下部知之。

六月，雷震端門，賜吻。正晝地震，河南道御史傅應楨上言三事：一曰存敬畏以純君德，二曰蠲賦稅以蘇民困。

高宗其日
春和格
莫大乎此
笑而張焉
笑之則謂
宋廷者天
意勢所不
得國則傷
不勝碑此
之風火寒
至下在石
而王安石
引之則謂
實占必不
足信則人
爲天之罪
人而江陵
之虞其積

三曰擢言官以開忠黨中引王安石三不足長語又請
貸錢穀舉用言官趙參魯余悉中 命下錦衣衛錄拷
佩輔臣張居正上疏申救已而杖之遣戍于定海先是
應楨單詞不遵微文指斥未著張居正姓名 上亦不
甚怒及左右以居正之指從旁激之目爲誹謗云時居
正方操大柄威懾天下下刑部問狀居正陽爲申救陰
實恨之尙書王崇古以當罰金對不從故戍之三不足
之說其語似侵之矣而請貸疑于暴短所舉用者又皆
犯其所忌應楨至戍所八年始召還

高汝欽日王安石欲微惠以圖寵雖天亦其所忌而
務奪其可畏之勢若論江陵其心術之公則不如安

其受以之

是天下

皆受傳而

駐御史給

事

大約權臣

欲行主

權必先制

厥以折舊

官之氣一

時御史給

事皆被陸

不建矣。即雷擊。卒天。盡欲上。公。疏。往。請。居。正。正。日。

何。必。紛。紛。如。此。既。是。雷。電。如。何。能。不。擊。物。此。其。二。証。也。

奪。給。事。徐。貞。明。御。史。李。楨。喬。巖。秩。二。級。補。外。任。傳。應。楨。

杖。日。貞。明。等。徒。跳。闖。入。獄。門。營。護。進。藥。粥。遲。者。以。聞。江。

陵。傳。旨。詰。御。史。給。事。何。得。闖。入。禁。獄。貞。明。徐。應。之。曰。應。

楨。直。臣。臣。等。知。其。無。罪。故。左。右。之。耳。居。正。怒。明。日。有。

下。皆。謫。于。外。削。南。京。戶。科。給。事。中。余。懋。學。職。爲。民。

居。正。念。御。史。在。外。驕。傲。往。往。凌。撫。臣。出。其。上。痛。欲。拆。之。

一。事。不。合。詰。責。相。隨。劾。令。其。長。嚴。加。考。察。以。故。給。事。御。

史。雖。畏。居。正。而。中。多。不。平。抗。勁。喜。事。者。出。而。劾。之。懋。學。

疏。請。行。寬。大。之。政。居。正。以。爲。風。已。故。李。職。○。王。果。糾。劾。

疏。請。行。寬。大。之。政。居。正。以。爲。風。已。故。李。職。○。王。果。糾。劾。

補江陵之
已路人知
之矣

皇明通志卷一百一十

十九

盜邊副總兵曹鑑禦之。果走東夷長。王台所曹鑑厚市
夷賞。謀果匿酋阿哈納。寨勒精騎馳勦。果僞以蟒掛紅
甲。授哈納脫走。將投土蠻。會撫顧關質市夷。急購。果乃
走素善東夷長王台所。開原兵備賀濤宣諭台。遂與子
虎兒罕執送境上。檻車傳致獄。詳詔磔果。時台官已
都督。議當加一品勲階。吏部擬上加柱國。傳旨。竟授以
龍虎將軍秩。二子並進都督僉事。始果以數寇罷市。
賞詭名科勾來貢。至是邊夷覈果。勅十八道。中科勾。
卽果也。是時王台所轄東盡灰扒兀刺等江。南盡清
河建州。北盡二奴延袤幾千里。內屬保塞甚盛。

有正不是
經惡正欲
報怨第東
千人言故
除其其除
耳

二臣竹臣
所被一有
阿羅維之

高汝拭曰時加台龍虎將軍台大感悅夫蠻夷之長
帥儼然稱公卿殊爽一朝廷之禮而彼又不知為何
官也惟虎將軍者於卿無此官以觀蠻夷彼以其名
我必甚自喜而于名器無損人之嫌起高下于此迥然
丙子萬曆四年正月 上御文華殿開講召大學士張
居正問曰傳應植以三不足之說誣朕 命廷杖先生
何以不肯居正對曰無知小人狂悖妄言死有餘辜但
朝廷待言官當存體面昨如此處置外人已知 祖宗
法度 朝廷紀綱 皇上不必介懷 上曰先生當盡
忠報國不要避怨居正奏曰 先帝臨終以 皇上付
臣臣受 皇上厚恩捐糜難報何敢避怨 上曰昨文
蒼官持本請開二先生何不一言想也是避怨居正

註此又曰
與臣不同
分明與
其候矣
洞洞如神

皇明治世... 奏曰二臣皆臣所拔以事皇上盡心爲國決不避怨
但二臣事體與臣不同况此皆臣之責上曰科道何
以申救居正曰此皆故套亦非有所欺慢上曰渠等
疏中說應積有八十老父卽取登科錄檢之積但有母
無父何謂不欺居正又申救一二天顏始霽○詔杖
御史劉臺一百滿戍極邊尋釋之削職爲民劉臺張
居正所取士也由刑部主事改御史居正方擬以爲德
臺與居正寓頗近數刺得其陰事而惡之方案遼東疏
其黜積十餘事因奉次輔張四維吏部尚書張瀚益應
積所奏詞連張職臺直論二相不涉乘輿上亦不甚

注對登松
江人

欲竟之。居正上疏乞休。見上俯伏而泣。不肯起。上下

御坐。以手掖之曰。先生起。朕爲追臺。竟其獄。以謝先生。

于是下臺詔獄。詔杖一百。謫戍時。物議頗熾。居正不

自安。陽具疏爲解。得不杖。奪職爲民。居正心實恨之。後

竟置之死。○禮部尚書陸樹聲。稱疾致仕。樹聲登第四

十年。立朝不盈數載。每遷一官。輒以病罷。閉門晏坐。焚

香。啜茗。卽親戚故人罕接其面。自其爲庶吉士。移疾還

其後。告滿詣闕。嚴嵩柄國。官無大小。皆有定價。而館職

尤重。世蕃知樹聲無所挈。第使人索松江綾子二百疋。

當以輸苑子之樹聲曰。本不敢希翰苑。又實無一綾。作

公所置遂不往謁學士張治樹聲之座主也爲解于嚴
嵩嵩曰彼陸生者何其徑庭張曰養人不足較乃令出
試以南官首舉不得已授館職而意終不釋然張治憂
之乃私以錦幣四雙白金四十兩使人持候嚴嵩門下
使使召陸吾爲汝謁可往見相公一謝陸從命往張治
又使同館嚴某介行至門張使持金幣者以刺授陸使
自爲獻陸大愕嚴告之故樹聲不言懷刺而入一揖卽
出終不出刺嚴嵩出送見門左持金幣者問曰此誰所
具樹聲曰不知竟不獻而出嚴嵩大恨樹聲授職未幾
又以告去數告數起歷兩雍南部萬曆改元以大宗

伯召還至是與內閣論事不合後稱疾致仕去

高汝欽曰。陸公在華亭嘗問時及同年同鄉事落俗
移後無所附麗其人蓋可知也。嘉靖數十年間海內
清望必以平泉

先生爲第一

起禮部侍郎馬自強爲禮部尚書馬自強向爲講官音吐

高亮上退講畢至輓後嘖嘖稱善及推禮卿上遣

中使問閣臣尙書可兼日講否閣臣具言禮卿職任繁

重不能兼適已○三月內閣奏設起居之職以日講六

人日直起居御門早朝史官立于鵲頭之下駕出庀

從上○一日還宮偶有戲言顧見史官慮外聞之自矢

曰莫使起居見見則書矣

起居之役
有甚于君
德如此

上以成祖四駿圖、騁虞手卷各一幅、賜大學士張
居正、居正于四駿圖題詠奏之、而藏騁虞手卷于內閣、
上悅以白金賜之、

六月以應天府尹吳文華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
時昭平賊首黎福祚父子聚衆剽掠、執孝廉歐鳴鳶、索
贖贖聞華至、俱釋之、華若伴爲不聞者、會督府徵師討
羅旁、兵監束陰留三千、屬裨將韓文啓掩擊之、斬福祚、
乘夜攻下五指、白冒諸寨、斬首一千三百餘、隨招撫余
黨二萬餘、卽其地、建營堡二十一、得田二萬六十有奇、
授之新附、及諸戍兵、○總兵戚繼光重脩三屯營城、

戚同將才
其建自
有盈千圓
策

三屯營在還安縣南百二十里左山海右居庸而縮穀
其中以要貢路示重營城痺薄而隘南有境垣為截殺
管卽移鎮府所支也間有闕闕獨無城守且屯戍非土
著兩防罷空營以行去遵化五十里忠義三衛一所
之隆慶初繼光膺總理之任經營六年次第就緒會
卽位詔增飾邊城因得請令移忠義中衛于三屯城內
置衛增營繕建公署次年倭繕舊城以備睥睨凡制其
具費後不佞云○浙江按察使李攀龍卒攀龍嘗爲陝
西提學鄉人殷某來巡撫殷以刻嚴名尤慢傲嘗下檄
攀龍不悅移病乞歸殷固留之入謝請曰臺下以一介

此等人不
可入高
法傳

潘淵出處
歸解之

來命不則尺牘相屬無不應者似不必徵也。殷愕然起
謝。通曰：豈我重去官耶？不待報而去。後起浙江總憲。未
踰年旋卽歸家居。悉取冠帶焚之。客至敝輒鶉衣一縷。
就坐無交讓。寒賸諸禮以足得簡。傲聲客非同調。卽終
席不交一談。足跡不入城。每苦吟倦悶策一蹇一勞。報
騎從之環山行數匝而歸。率以爲常。刻意爲詩。詩可追
踪李杜。無子。萬曆己亥歷城令陳采爲諸所司擇宗子
爲之後。給官田以贖其一妾二婢云。○重修大明會典
會典創于弘治十五年。續修于正德四年。再修于嘉靖
二十八年。萬曆四年題。重修十五年進呈。禮部刊行。

其餘制大約出洛陽徐堪之手

高誘曰：大明會典一書，何一事不備，何一法不盡。何一時不可遵行。此我朝二祖列宗不朽之鴻謨。蓋萬世子孫所繫述。故寧株守太過，無寧廢通融之。蓋萬更一尚論古史，尤足以見會典之可以平四海。準萬世而無弊。說者曰：近來時務事更宜慎重，加脩訂。愚以：一政不必脩訂也。此書增益于某朝之請，我定于神祖之初年，令既不刊，代亦未遠。凡今日所見行與典制小有不同者，大抵沿習之漸，非宜。昔功令之應改，倘或以因仍延就之便，稍加筆削，其間則成法愈不可移。游移寬將，何能但能力仍舊實，自有百是而無一非也矣。

七月，歲大祲，下詔賜民田租，并命歲久重賦，度不能

輸將者，其悉除之。閣臣張居正請令今歲賜民改折

十分之三。上從之。時太倉所儲足支八年，獨大祲

時居正當
詔書有
集

無黃金而民間復苦輸粟。上下交病。於元改折。則實公
帑寬民力兩利之道也。○歲與虜互市。饒馬則賊太僕
種馬而令民以其價納太僕。積銀至四百餘萬。

北三賊橫恣廣西。建撫吳文華討平之。北三者。柳州
賊巢也。聚黨萬餘。悍善騎射。號剽馬賊。諸將畏縮無
敢嬰其鋒。文華曰。賊強而負固。宜智取毋與力爭。適河
池啼咳有警。適選卒七千餘。俾參將王瑞等往勦。既得
捷。卽馳檄諸將曰。吾名攻河池耳。意固在北三。今河池
捷。北三謂我兵疲且休矣。必不我虞。可擊也。遂督兵分
道進。賊果不備。連破七十餘巢。斬首四千八百級。俘獲

廣東等四
亦出其不
意耳文華
言于如共

稱是宮文華舉事時。謀甚秘。不及聞于督撫。督撫江陵私人也。遂薄其賞。事聞。祇賜金幣。錄一子入太學。

輔臣進。皇祖御書聖諭。御製御批凡二百四十有二。上留覽。○上命追原任僉事。隋府下之獄。尋宥之。以殘暴罷官里居。橫甚。其授業師某爲邑丞。年八十餘。府欲謀其產。致之于獄。其子上書。訴府不法事。上覽。怒甚。使中官問閣臣曰。人之爲惡。至于如此。且辱其業師。大不可容。其迫之下吏。輔臣張居正復奏。以府罪固不可恕。第怨家之言。恐未必實。且訴告之門。不可輕開。事遂寢。府魚臺人。四維之門人也。

此書最中
今日痛恨
不積習之
早不可破

山東巡撫某奏昌邑令居官貪鄙竊帑金及遷官去道
中推吏卒金上命逮治之時上覽疏持示輔臣且怒
笑曰道推吏金與盜何異張居正奏曰方今法紀初張
而貪風不止若要天下太平須是百姓得安若要百姓
生須是官不要錢上曰先生言是昨覽其疏此人題
是進士出身何其無耻如此居正奏此人惟自恃進士
出身故敢如此放肆不然亦尚不敢今後皇上用人
惟當考其功能不必拘其資格若不要錢者雖異途下
僚亦當顯擢若貪賍壞法卽高第貴遊亦當重處上
曰善

丁丑萬曆五年正月工科給事中虞德輝奏言遵制查盤厥庫請革兩殿冗員上諭見差內官免革以事之繁簡欽定二十五員遇缺差補軍伴三百名應役餘悉革著爲令○二月會試以禮部尚書兼大學士張四維詹事兼侍講學士申時行充主試官取馮慶禎等三百五十名○三月廷試賜進士沈懋學張嗣脩曾朝節等及第出身有差

嗣脩居正子也名在二甲第一、上落姓名按置一甲第二、

世宗肅皇帝實錄成賜輔臣以下纂脩官銀幣數馬有差併晏禮部○詔脩慈慶慈寧二宮旋罷之時輔臣

前唐按民
所以肥瘠
定稅調兵
賦役及他
稅錢等事
此江寧縣
驗所由始
也

言兩宮規制甚備。又至壯麗。足以娛聖母。不宜時調樂
盈。令羣臣噴有煩言。上入告聖母。因得罷。○戶科尤
憇言賦役之法。以賦屬之田。以役屬之人。夏稅秋糧。因
其地焉。等則有三壤咸則之宜。至銀差則額役之遺也。
力差則力役之遺也。論戶丁而籍之。謂之均徭。稽籍定
役。無與于田。至嘉靖末年。創立條鞭。不分貧富。一例攤
派。甚將銀力二差。與戶口塩鈔并之于地。而丁反不力
與焉。商賈享逐末之利。農民喪樂生之心。于民甚不便
高汝斌曰。陸賈論兩稅之立。惟以資產。不以身丁。不
惜資產中。有載丁。謀保發值。而人莫能窺。有積于地
圖固倉。而果以爲富。有流通蓄息。而終歲無利者。
豈什計算。緡宜其失乎。長偽。而足務輕資。而樂轉徙。

武清一木

積老舊見

士大夫嫌

與不敢作

戚福况九

陟善把持

之○河中

正覺二太

帝皆與結

歡而上党

尤嘗呼武

清夫人爲

嫂與之對

者恒脫于徒稅故本素而稅居產者每困于欲求此
乃誘之爲奸熟之遊狡力用不得不弛時用不得不
闕此數語可謂盡而稅之委曲矣兩稅之法即今之
條鞭條鞭以地產爲率而不計其資故農困而商寬
此疏與宣公所
陳犬畧相似

武清舍人任軍士布花餽人多所乾沒軍士大譁內使

以問上命取軍士所支布驗之果紕繆不堪太后

怒甚諭內閣欲革武清爵上御講筵亦召閣臣言

狀張居正力爲營救上乃止太后召武清父子立于

官門外遣中使出數之而抵舍人于法武清父子服罪

而出○御史郭恩極言江南運道梗塞請開練湖以通

水開孟濟以通舟嚴禁牛馬城二關以待運○以兵部

皇明法傳錄卷三 明憲宗 一 顯皇帝 年七

吳以是得
再赴云

尚書凌雲翌督撫嶺西時羅旁諸徭據東南山海關
東西二山相距驚江急峽飛岩斷壑諸徭窟穴其中與
浪賊黃德祥等轉相寇掠蔓延不可撲滅于是賜聖書
以雲翌往師號三十萬八道並進克木夷山推破諸岩
峒五百六十有四俘斬四萬有奇拓地數百里置郡縣
捷聞賜賚有差○輔臣論聖母裁定大婚吉期詔
以次年三月內擇吉行禮○上奉太后慈旨諭閣臣以
今歲大喜暫免行刑閣臣張居正諫曰春生秋殺天地
所以運行雨露雪霜萬物因之發育若一歲之間有春
生而無秋殺有雨露而無霜雪則歲功不成而化理滯

矣。明王奉若天道。其刑賞予奪。皆奉天意。以行事。縱使
今歲不決。將來亦無生理。與其暗斃于獄。而人不知。何
如。懇切而申法乎。上命照例行。

閏八月。徐州河決。宿邳清河。桃源兩岸多決。淮爲河逼。
從而南。高郵寶應。湖南大壞。○雲南土官普崇明兄弟
構爭。巡撫鄒應龍。輕信中軍楊守廉。移兵進剿。懷寇乘
之。兩致喪師。應龍去。繼任者爲王凝。計擒元惡。撫處殘
餘。亂定。詔戮守廉。傳首地方。○俺答投書甘肅撫臣乞
開茶市。御史李時成言。番以茶爲命。不得籍權于虜。請
量給供佛茶。百數篋。以示恩。○上手書洪範一篇。潛玩。

明字考
合字考
一字何
足深研乃
江陵廣王
之威有然
東之明于
是決矣

張居正指字句仰叩。上一丁敬應言如響。上在
講筵讀論語至色勃如也。讀作背字。居正從旁厲聲曰。
當作勃字。上悚然而驚。上宮中或時與小內侍戲。
見馮保至。卽正襟危坐。小內侍侍上戲者。保常陰罪之。
故宮中皆憚保。卽上有所責罰。非出保口。毋敢行者。
上稍長。積不能平。左右親職。稍短保于上前。上以大
后故不發。然心恨之。

高汝斌曰。時江陵用事。與馮保相倚共操大權。于君
德大待不爲無益。惟憑恃太后。持人主。束縛鈐制。
不得申縮。主上聖明。心已惡忌。故禍機一發。遂不
可救。世徒以江陵推折言官。得切政譏。爲致禍之端。
亦猶起服。二子得第。爲得罪之本。同皆有之。而非所
以敗也。江陵所以敗者。權在保弄主權。終制大過耳。

九月封少師張文明卒。文明，居正父也。訃至，辭朝。

上御文華殿西室，居正墨縵入見，涕泣叩辭。上亦爲

之收淚，既以手諭宣慰，遣中貴慰問，視粥，止哭，絡繹道

路。帝與三官賻贈，金幣麻絮油炭甚厚。于是居正上

疏，請乞守制。御史魯士楚給事陳三謨上疏乞奪情視

事事下所司。居正之喪，上亦未嘗有留之之意。起于

其同年李幼孜倡謾詞，謂上冲年，不能親萬幾，不可一

日無相公。何忍舍而去？遂以奪情之說進。于是居正之

心始惑。大臣倡台省繼之，保爲內援。于是夜深已下二

鼓，特旨從中出，留之內。豎將司禮之命絡繹，且受意于

呂張二輔引奪情例以聞天語慰留焉

高汝斌曰江陵之喪古今寵遇一時相傳不知此實似道故事也似道平時尊禮至入朝不拜退朝而出人主避席目送殿庭始坐已而稱疾欲歸人主涕泣拜留命大臣侍從傳旨固留日四五至中使加賜日十數至此何禮也江陵晚節禮遇亦異相儼至爾太岳先生又過于往代矣嗟夫君上寵榮出于迫脅大非人臣之備有識之士以爲憾不以爲榮也

十月朔望星見斗牛間其尾指婺女長數十丈光芒竟天狀若練氣成白虹下詔百官脩省

大內火○大學士張居正跪請暫違綸旨青衣素服肩帶入閣理政及經筵講讀又請辭歲俸從之

上命司禮監魏朝偕居正子編脩嗣脩馳往代司喪迎

輔臣位常
天下具瞻
必正己而
後可正百
官正萬民
安可以不
殫個平

王人小吏
歷長有律
况大臣平
即謂朝滿
之臣有往
例可稱亦
三年未終
而弄一日
未去之謂
此吳趙諸
府得謀臣
正此謂不
至是者
猶賴此耳

其母來京侍養。輔臣張居正留京守制。先是居正辭疏云。守制是常禮小節。且云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踰一二日。即平章幾務于苦塊中。欣然無哀戚狀。編脩吳中行窺其意。杜門草疏欲上。而檢討趙用賢與脩撰沈懋學時過學士王錫爵所。慷慨被嗟曰。波流瀾狂。砥之障之。豈無其人乎。臺省諸諫官。望風承旨。聯名乞留位九列者。後四出。咄其長爲倡。以效之。于是觸目激刺。各有伏闕上書之意。趙用賢歸草疏。疏成。旋轉問曰。史臣無言責。姑俟有先發者。以明大倫。仲大義足矣。于是過吳中行。抵掌譁時事。詞意激昂。殊勃勃。因微洩錫

也。

軍行用註

因痛憤訴沈懋學乃歸書居正之周親雅相善者爲工部尚書李幼滋曰師相之歸宜決臺省之留宜寢勿滋咎曰以若所言宋頭巾語此宋之所以終不赦也師不奔喪是聖賢之道直接拆遞征誅而得其傳者本朝惟新建可與言羅生正不達此耳用賢嘆曰臺省有疏則臺省無言矣翰林風化之原繼文毅而起者誰與中行遂出前疏相示用賢亦山袖中疏閱之且讀且計曰此所謂嘻笑之怒甚于毀罵者君能置死生乎不能則不可爲中行頷之曰齊心舉念時業已辯此矣兩人淚潸潸承睫而別十八日中行書首上卽過居正所投揭

既正不欺
之忠無屈
之義也

原係清華
豈不自適
而必于腰
天威化師
起者亦以
耶是非豈
動滅維特
故古倫紀
耳

帖揭帖入久之傳語曰這本不要上中行曰業已上傳
語曰既上後何言回家候旨耳中行曰這本替老爺陳
乞恐朝廷怒耳豈意老爺怒左右作柳榆以退中行
中行復過學士王錫爵禮部尚書馬自強處各投揭帖
蓋學士院長宗伯館師也錫爵曰我已籌之恐不止于
無官當有罪矣時已薄暮自強接揭亟索燈讀之拊掌
擊節曰本院生光吾黨負愧我與典禮之宗不忍顯
特以地位相逼為嫌耳遣侍吏入記室取左都御史康
璘刺來刺云師相之事公卿乞留宗伯亟倡之亟入慎
勿遺我昨璘年已望八病甚請休沐已久自強因書刺

心死一言
說者謂

曾士楚劉
城軍皆公
謀而周以
漢及至情
而伯與論
已痛亡習
是之不問
也而居正
獲此言

皇明法傳錄卷一 王朝奉一 論皇 三十一
尾云此老之病必不越矣以其心之先死也。素以徑徑
著聲。今若此古云蓋棺論定信哉。因顧中行曰我之情
見乎辭矣。十九日趙用賢之疏上二十日中行情用賢
同赴關俟罪二疏俱留中不發。時以星變火災建醮停
刑。知必有繼起者。故稍待耳。居正之怒甚盛。招劉備劉
城入幕。帝之曰吳子者我極愛之。且有厚望。望其為伊
周。何乃做一個羅一峰。便了他一生。羅一峰有甚好處。
要學他繼之者趙子。二子將座主先生立名可乎。昔又
有劉臺者是誰瞎眼。取這等門生。許多忤逆。劉城因道
吳趙所請之謂若好名。不宜以臺主為餌。中行曰不獨

豈阿意
會者多
以特選
合之官
其加

我好名亦欲以好名成師相忠孝之節正所以報座主
座主之名完則門生之名不得成矣師相豈以刑威殺
戮足以稱服人人固有視死生如且暮者王錫爵知居
正怒合翰林自宗伯而下數十人求解居正拒不見錫
爵乃徑造喪次曰本衙門兩生狂妄望老先生寬宥居
正曰疏留中我不得預聞恐聖怒不可測錫爵曰即
聖怒亦爲老先生而怒語未訖居正忽屈膝于地舉手
索刀作劍頸狀曰你來殺我你來殺我錫爵大驚遂趨
出二十一日中行用賢席菜俟于東長支朝房兵部齋
已隔宿居正家僕門隸變衣裝伺察者旁午道路以目

四君子
爲大理民
爲耳原不
得罪于名
義亦不得
罪于

天亦非也
聖非也

追贖矣。復有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共上一疏時
居正亦彷徨遣飛騎走卒伺探諸曹中稍涉形影。亟屬
其所私客慰諭以阻之。家人游七徐爵往來密勿者數
十番而謀始決。皆屢易屢重。初傳四人皆杖戍。後旨
下。兩刑部杖八十。謫戍。兩翰林杖六十。削籍爲民。是日
都人集長安道者千萬。朝易監不能容。至壞檻毀檻而
入。晴煦中陰雲陡結。天鼓大鳴。餘燄失光。兩翰林辭色
從容笑而入。兩刑部復有詳言。杖畢。兩翰林曳出。至
長安。以板閭舁之歸。兩刑部加鑲鎖。且禁獄中。三日始
食。發戍中數數聞神人語云。此天地間正氣。天地間正

氣云。時侍讀趙忠貞、王復行、張位、李長春、田一雋等。各有經教之奉。皆不入。吳趙儼寓都門外。有公卿往慰勞者。還卒飛騎。一一記籍之。殿衛之命。限僅二日。罷創去。居正已襲冠裳于衰經。登朝辦事。出朝房見客。未幾衣緋懸玉。與吉典矣。

時庶子許國錫王。枉一以贈中行曰。班班者何。卞生。涉英英者何。簡生氣。道之琢之。永成器。錫王杯一以贈用賢曰。交半一角。其理沉默。不惜。

制心。寧辭碎首。黃流在中。爲君子壽。都中有謗帖。揭之通衢云。科道學狐捏尾。翰林雙鳳。并鳴。又云。居正身不正。用賢相不賢。思孝心何死。中行道始全。蓄文能醫病。元標欲轉天。五賢一不肖。于我定須傳。

高汝松曰。故事。閣臣有喪。同館輪一人治之。時中行在事。察居正哭之不哀。心恡之。反趨告李情。心愈恡。皇明法傳錄。三朝卷一。顯皇帝。

因上疏受杖杖畢血漬鼻面皆黑山都列明日息猶
奄微也。通泰中嘗扶醫至投一七始蘇用賢謹記而
性激烈杖後剝去肉數寸齒大盈尺深入者寸餘反
愈竟空一服云其妻陳恭人腊而藏之。後用賢遇事
嫉惡輒懸所腊肉示僚屬人出潞河妻子流離行李
零落病以旅棧寒燈破壁形影相吊至潞河偶遇嚴
賈張文忠憲近風塵頗爲周旋始得
歸居三月厥衛之迫還猶不已云。

罷吏部尚書張瀚以王國光代之初廷推瀚瀚名第三
上越次用之。張居正自以爲德希瀚報奪情事起遂徵
中旨屬瀚留居正亦自爲贖風之使留已。瀚若不喻其
意者謂政府奔喪當以殊典卹之。宗伯事也。何關吏部。
居正乃令所善客說瀚。瀚勿聽。又不欲顯居其名。乃諧
三尚書密牒居正動以微言。居正大不悅。于是有詔切

責謂論奉諭不復。無人臣禮。是時廷臣多惴惴各仍保
留之議。瀚拊膺太息曰。三綱淪矣。居正並怒。喉臺省劾
之以爲昏髦。勒令致仕。○觀政進士鄒元標奏言。亟勅
輔臣回籍守制事。居正才雖可爲學術。則偏志。雖欲爲
自用太甚。諸所設施乖張者。難以盡舉。姑舉其著最者。
一日進賢未廣。二日決囚大濫。三日言路未通。四日民
隱未周。即使有利社稷。猶大壞綱常也。况無利社稷。若
此而可留耶。臣伏讀聖諭曰。朕學未成。志未定。先生既
去。前功盡棄。陛下言及至此。宗社無疆之禍也。今居
正丁憂。可挽留之。脫有不測。陛下之學將終不成。志

朕使兩
林元標
疏而立
庭旁觀
被切齒
足俟杖
而上疏
丙日後
于庭如
刑部

將終不定耶此臣所未解也臣觀居正首疏云有非常
之人然後辦非常之事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辦也是
其心蓋自爲非常人今父死不奔喪不日薄倖則曰喪
心可謂非常人耶至皇上大婚大禮也居正以被經
罪人欲雜其間何心哉蓋誇示後人以居成功耳且言
今日上疏留輔臣者曾士楚也臺臣倡之明日上疏留
輔臣者陳三謨也省臣效之朝廷乃首善之地臺省
係公論之所出論及身服繡豸心同大羊可勝言哉疏
入命杖八十謫戍貴州都勻衛

任袁華曰國家自開創以來大臣多奔情起獲恬不
知惟得羅一峰一疏振已論之名教覺久昧之良心

此大有關係文字吳楚二派以綱常二字為主反覆發明之親切確實若鄒南阜疏則入江使他事而大意亦與羅一峯同。

南京御史朱鴻謨劾輔臣奪情申救廷杖鄒元標等嚴旨切責勒令罷歸鄒艾諸臣廷杖鴻謨得報杜門不飲食淚簌簌下其妻數使女輩晉食不御內人從旁泣曰親老家貧去牛衣幾何時而忘耶鴻謨曰母多言死矣遂草疏申救語甚委切江陵欲逮治會有中解者止罷歸。

戊寅萬曆六年正月禮部請舉大婚詔以首輔張居正克納采問名使副勲臣授冊遣聘○戶科給事中李涑

觀此三論
則慈聖
神之靈與
於明之德
無窮百未

疏言、大婚吉禮、首輔居正、有服制、不宜與執事、乞改
命、不允、先是居正以有服不與、慈聖亦疑之、使中貴
問曰、果難易吉乎、居正跪其事、乃曰、國之大事、孰有
重于此者、且受、上厚恩、卽令赴湯火不辭、况暫時易
吉耶、于是被紫纁、玉以山矣、涑疏上、居正志甚、命吏部
處涑、尋補按察司僉事、以去、○二月、上行冠禮、

三月、大婚禮成、加、兩宮聖母徽號、仁聖加懿安、慈聖
加昭文、慈皇諭內夫人等云、說與夫人、牌子知道、我
今還宮、皇帝皇后食息起居、俱是爾輩奉侍、務要萬
分小心、督率、答應的、并各執事、宮人、勤謹、答應、不可斯

聖

須違慢如

皇帝皇后以違道理亦須從容諫勸勿得

因正阿諛以致敗度勿得捏造他人是非暗圖報復恩
然如有所聞罪之不恕又諭內臣云說與司禮監太監
馮保等知道爾等俱係累朝耆舊老成重臣馮保又親
受先帝顧命中外倚畀已非一日但念皇帝幼冲
皇后初進我今還本宮不得如前時時照管賴爾等重
臣萬分留心務引君于當道志于仁義倘一動靜之間
不由義禮須要一一諫勸務求納之于正勿得因而順
從致傷聖德爾等其敬承之○奉寧衛酋速把孩窺盜
邊邊累歲不靖總兵李成梁屢次出塞捕首虜是月直

揭劈山去邊三百餘里斬阿丑哈等四百三十五級○
上行嘉禮遶東巡撫張學顏大捷奏至叙錄有加○原
任禮部尚書萬士和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恭

士和鳳陽人嘉靖辛丑進士通籍五十年特以耿介
與時相龔家食者居半在分宜以謫臬去在新鄭以
鄉二去在江陵自宗伯去論者
以爲難進易退得大臣體焉

三月大學士張居正乞假歸葬從之遣司禮監張宏供
帳郊外以餼百官班送于春明門居正既辭朝上召
見于平臺撫諭之曰朕不能捨先生恐重傷先生懷是
以忍而允所請雖然國家事重朕將焉依居正奏言
皇上大婚之後宜樽節愛養留心萬幾因伏地而哭

上亦爲之哽咽墮淚因辭慈寧宮 皇太后渡以銀八

寶六十兩賜之慰諭有加 命尙寶司少卿鄭欽錦衣

衛指揮使史繼書護送以一月爲期範白金爲印記曰

帝資忠良賜以劍得密封言事其行也原以奔喪參用

克禮有司飭自羅傘幔執事輿臺胥吏之徒皆具素服

以俟而居正以邊將所饋遺兵器列禁衛千兵百騎前

後部鼓吹光彩耀目于是復率易彩繒一新費復不貲

按二司自置吏部郎宗院疾泰有跪至朝房私第及

所經當分二司迂而跪者十之五六意猶未燦還朝

先遣輝謂本閣部所經由二司相見俱照見部禮于

是無一不長跪者臺使越界趨迎畢即身爲前驅約

乘史卒于輝飭厨傳居正所坐步輿則真定守某所

創前重軒後寢室以便偃息旁整兩廡各設童子而左右侍立爲揮箴炷香凡用辛三十二人舁之始至州邑郵牙燈上食水陸過百品居正猶以爲無下箸處其無錫人獨能爲吳饌居正其之日吾至此僅得一飽耳守遂超擢巡撫

以馬自強進爲文淵閣大學士申時行進爲東閣大學士○以梁夢龍爲兵部尚書李初孜爲工部尚書殷正茂爲戶部尚書王篆爲吏部左侍郎

時遼東續奏大捷上歸功居正使使馳諭卹定爵賞以聞且召還朝居正具疏以母老不能冒暑請俟秋涼上道于是內閣兩都郎院卿寺臺省上章請起居正上遣錦衣衛指揮崔汝敬馳傳往迎而令中貴侍其母

以秋日取水路上。至期居正就道。汝敬先具疏聞。

居正過襄陽。襄王出候。邀宴具賓主禮。過南陽。唐王亦如之。○五月。大學士張居正奉旨還朝。居正既抵郊外。上遣司禮監何進宴勞于真定寺口。諭先生以午入。

卽召見平臺。以未入。則賈明見兩宮。亦遣大珪、李奇、李用宣諭。賜八寶、金釘川扇、御膳、餅菓、醪醑百僚。復郊迎。以次日賈明入朝。上延之慰勞。且訪以途路所

見。歲計物情。與北虜衰敗之狀。款語良久。仍賜銀幣羊酒新鈔。于休沐十日。而後入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高拱卒。拱穆廟初出祔師。拱爲講官。斯時兩宮雜處。謔

拱當嘉隆
之際處
才相之
微方剛
亦此猶
服乃其
以顯于
耳

言肆出拱周旋中竭盡心力者九年及拜相慨然以
以天下爲任最有利社稷者莫如處安國享與俺答封
貢二事第其氣英銳勃發議論鋒起而性迫急不能容
物又不能藏蓄需忍有所迂觸之每張目怒視惡
聲繼之即左右皆爲辟易嬰視百僚朝登暮削以故邪
習忌其柄權同官肆其譴訾幾蹈不測當其歸忽忽不
自得閒從故人飲或盛服擁輿從或策蹇敝袍或從十
餘騎遊獵笑傲自王大臣之獄以後驚成疾而卒時乞
卹典保尚不肯予居正懲忠止給半葬猶列其過于祭
章後二十年上念摺嘗受降北虜稱臣功不可泯贈

太師謚文襄磨一子尚寶司丞

許重熙曰拱之卒其夫人張氏遣一僕入京上疏求
卹典因殯于金器物獻江陵江陵却之僕泣曰夫人
使告相公先相公平生兼所愛惟此器物無子孫可
遺謹以獻相公相公見此如見先相公也江陵色動
憐之乃盡納其所獻翌日卹與下
高汝扶曰興化諸公既去衛居正與拱在朝兩人相
得益歡後新鄭脩徐文貞舊好嘆言路追論不已下
其諸子於撫按監獄中文貞求致于居正居正從容
爲之言拱心動稍緩其事而客之交構于問者謂居
正得文貞賄三萬金拱信之時拱無子居正子而
且多拱戲謂曰造物者胡不均而公獨多子也居正
曰多子多費甚爲衣食憂拱正色曰有徐氏三萬金
何憂衣食也居正色變指天而誓詞甚苦新鄭曰外
人言而我知之耳以故兩相疑而客從中入察商自
此生矣

八月司禮監魏朝奉張居正大夫人取江路真州上將

抵京。上遣司禮監李佑郊迎。與魏朝結騎先驅。鳴鼓角列旗。旌旗橫穿御道而過。上復遣中貴賜金累綵。珍珠青紅寶石首飾。雜色蟒蟒帛羅。凡四襲。白金百兩。所官之賜尤厚。○少傅吏部尚書大學士呂調陽致仕。十月擢徐爵爲錦衣衛指揮同知。署南鎮撫事。徐爵。馬保門下筆札人也。遂高拱論。廼其所撰。居正旣擢用之。又使蒼頭游七。與結爲兄弟。居正有所使。游七入以告徐爵。爵以達焉。保保有所謀。亦如之。

高汝弼曰。戚通中。路徽爲相。頗通賄遺。左右用事。言者請破邊戚一家。可勝軍二年。邊戚者。嚴之親吏也。如今江陵紀綱。號七。與九者。破其家貲。不當勝一軍二年之費耶。又元載爲相。有主書辛英倩。竊權用事。

士之求進者。非得英雋。無由自達。其家貲可數千萬。
中書省吏。謂之堂後主書。最爲親密。此輩外。杖半相。
以要士大夫。內執中貴。以鈐宰相。一時不得。
則血脣不遁。政多袒袒。今日徐罰。正其人與。

宗藩事律要書成。發示各親王宗室。嘉靖末。徐階執
政。李春芳在禮部。忠室宗日煩。中外數萬人。皆仰給縣
官。國土之入。不足以供歲額。而有司裁抑。未必中程。相
與計議。爲宗藩條例。書未成。階與春芳皆去位。至是。又
勅禮官。著爲令典。宗伯藩展。定宗藩事律。徐學謨定宗
藩要例。於襲封婚姻子女名數祿賜之屬。嚴爲之限。凡
條摘其間。彼此矛盾。前後抵牾。或減削太苛。或擬議不
定。或一事而一予一奪。或一令而旋止旋行。或事與理

舛錯窒碍難行或情法乖張輕重失當者皆釐正之

高汝栻曰如樂戶樂革則減削太苛如親王故絕繼封未必皆親弟姪如郡王初封封有帝孫王孫之異房屋一柴俸給則親無隆殺郡王墳塋俸給則恩無大薄郡王故絕者不襲而罪革者得襲將軍中尉無子者許選繼室而王未有子者不選繼婚族人名親五十石而罪宗乃七十則恩紀失倫種種未妥各道正書成諸王有見而感泣者

罷禮部尚書潘晟而以刑部侍郎徐學謨代之

學謨曾為荊州守居正編脩時為德甚厚故居正在政府起之田間凡四廷尉是職自弘成百餘年來未有禮部不自翰林者世宗朝惟席書以議禮當意由他曹廷言路攻之不止學謨之招無敢出一言者其威攝可知

○大學士馬自強卒贈少保謚文莊自強山西阿州人任政府數月弗克大展為謫三朝續紀一卷終官時上殊屬意他人莫敢望焉